

序

宋莉华

郭实猎在基督教来华传教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，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的传奇经历和多重身份，也使得这一历史人物对于研究者极具吸引力。正如李志刚牧师所说，这是一个非凡的人物，不论献身传道、任职官员、教习语文、翻译圣经、著书立说，均有卓越的贡献与成就。他创办的福汉会对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深远，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“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史是郭实猎的年代。”¹

莊钦永先生以其学术敏感性，认识到郭实猎的重要性，展开了一系列研究。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早在2007年，莊先生就发表文章〈郭实猎《万国地理全集》的发现及其意义〉，对藏于英国利兹大学的郭实猎所著《万国地理全集》展开研究，文中谈到该书对魏源《海国图志》的影响十分值得关注。此后，他又发表〈“镀金鸟笼”里的呐喊：郭实猎政治小说《是非略论》析论〉，²将小说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，将《是非略论》与清代档案进行比读，对其中大量使用“大英国”进行深入剖析，分析了小说文本背后的政治话语。他发表的〈郭实猎《大英国统志》及

¹ Scott Shao-Chi Pan, “An Appraisal of Karl (Charles) Gützlaff and His Mission: The First Lutheran Missionary to East-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”, M.Th. thesis, Luther North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, 1986. 转引自莊钦永，〈郭实猎《万国地理全集》的发现及其意义〉，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》第七期（2006/2007年），页2。

² 载张西平主编《国际汉学》第24辑，页72-99。

其中之“大英国”与“皇帝”} ³，同样对《大英国统志》中使用“大英国”、“皇帝”称谓所包含的政治历史含义进行了深入分析。

在这部著作中，莊先生以比较的视野，对郭实猎以两种体例书写的《大英国统志》展开专题研究和考订。《大英国统志》是郭实猎撰写的全面介绍英国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风俗、民情的书籍。对于中国人而言，英国的意义十分特殊。19世纪中叶正是英国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中国人既不能把它挡在国门外，更不敢小视它。于是一些有思想的中国人迫切地想了解英国，故魏源撰《海国图志》“于英夷特详”。19世纪30至40年代，关于英国的著述不断问世，如萧令裕《英吉利记》（1832）、叶钟进《英吉利国夷情略》（1834）、汤彝《啖咭喇兵船记》（1834）、陈逢衡《啖咭喇纪略》（1841）、汪文泰《红毛番英吉利考略》（1844）等。⁴ 郭实猎所著《大英国统志》（1834）与上述著作尽管时代大致相同，但他的身份、文化背景、政治意图、个人意志都制约着本书的写作，因而他笔下的英国与当时中国人对英国的描述与想像显然不同，而与同为传教士的慕维廉在编译《大英国志》时竭力突出基督教的神权意识也有所不同。郭实猎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英国、又从哪些方面去塑造英国的形象以及如何去塑造，成为本书作者重点探讨的问题，也是郭实猎《大英国统志》最值得深究的问题。

对于郭实猎《大英国统志》的研究，近年来方兴未艾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熊月之教授、香港中文大学的黎子鹏教授，都曾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。本书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研究版本的稀见性。此前的研究者依据的都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，以小说体例写就的《大英国统志》。而本书作者除了对这一常见版本进行研究，还发现了英国利兹大学所藏的散文体英国史地书籍《大英国统志》。其次，本书对两种文体的《大英国统志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订和互文性阅读，厘清了

³ 2014年6月21-22日上海师范大学“经典的重构：宗教视阈下的翻译文学研究”国际学术会议论文。

⁴ 参见邹振环，〈《大英国志》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〉，《复旦学报》2004年第1期。

关于本书写作、出版的诸多疑点。第三，作者在导论中对郭实猎的研究、对《大英国统志》的阐述，多有个人新见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，值得后来的研究者参考。

除了郭实猎的《大英国统志》，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讨论过慕维廉编译的《大英国志》，并著有《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：以1815至1900年西方史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》。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著译的英国历史书籍还多，仅雷振华在1908年编纂的《基督圣教出版各书书目汇纂》中，就提到不少，如季理斐译《大英十九周新史》、马林译《英民史记》、李佳白译《新译英吉利史》、林乐知译《英兴记》、斐有文译《英史择要浅录》等，目前的研究都十分有限。因而需要更多的学者象本书作者这样，能够展开扎实的考订和研究工作，以全面建构近代来华传教士所呈现的英国形象，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。

本书作者莊钦永先生1996年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荣休之后，一直笔耕不辍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术研究。2009年他更是请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之职，专心著述。又屡次自费远赴英国、美国等地图书馆、档案馆搜集资料，乐在其中，不以为苦。这种不存任何功利心，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，最是可贵。

莊先生常常谦逊地称自己学识不足，进入学术殿堂太迟。其实他是学界前辈，早年在文献整理方面已经著作等身。近年来他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汉文著述及翻译研究，与我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交集，因而有机会共同出席学术会议，探讨学术问题。每一次与他见面都相谈甚欢，他不论年资，不问出身，只谈学术，他的学术激情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本书也再次展现了他深湛的考订功夫和学术积累。莊先生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，作为后学，着实惶恐，但面对先生的一片挚诚，又不便推辞，只得斗胆僭越。我想通过这篇序文，对莊先生所做的研究工作表达敬意！

2014年10月于耶鲁大学